

# 旧题汉人小说的文献问题

陈文新

所谓“旧题汉人小说”，主要包括《神异经》《汉武洞冥记》《十洲记》《汉武内传》《汉武故事》《赵飞燕外传》《杂事秘辛》《西京杂记》等作品。因其时代归属争议颇多，兹就其文献问题分别加以考察。

## 《神异经》

《神异经》一卷，旧题东方朔撰，今存。郦道元《水经注》卷一《河水注》引《神异经》，卷一三《灔水注》引《神异经》，《三国志·齐王芳纪》裴松之注引《神异经》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地理类，均题东方朔撰。唐以降大率沿用旧说，《中兴馆阁书目》并说“朔周游天下，所见神异，《山海经》所不载者，列之”。<sup>1)</sup>高似孙《纬略》卷六亦持同样见解。

题东方朔撰显系假托。因为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所罗列的东方朔的十余种著述中，并无《神异经》，《汉书》还加了一段说明：“朔之文辞……凡（刘）向所录朔书具是矣（师古注：刘向《别录》所载），世所传他事皆非也。”赞又云：“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，故详录焉。”<sup>2)</sup>师古注：“言此传所以详录朔之辞语者，为俗人多以奇异妄附于朔故耳。欲明传所不记，皆非其实也。”<sup>3)</sup>东方朔因其“诙谐”和“逢占射覆”之类的“浮

1) [宋]陈骙撰；赵士炜辑：《中兴馆阁书目辑考》卷四，第21页，北京：国立北平图书馆，1933。

2) [汉]班固：《汉书》卷六十五，第2873、2874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4。

浅”之事“行于众庶”，成为街谈巷语中托名编造奇言怪事的箭垛人物，班固有鉴于此，故在《汉书》中特意加以说明。南宋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十一引《汉书》，也说“史家欲祛妄惑，可为明矣”。<sup>4)</sup>

另一种盛行的说法，断言《神异经》为六朝人所作。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·丹铅新录一》说：“《神异经》《十洲记》之属，大抵六朝赝作者。”<sup>5)</sup>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说：“观其词华缛丽，格近齐、梁，当由六朝文士影撰而成，与《洞冥》《拾遗》诸记，先后并出。”<sup>6)</sup>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第四篇说：“称东方朔撰者有《神异经》一卷，仿《山海经》，然略于山川道里而详于异物，间有嘲讽之辞。《山海经》稍显于汉而盛行于晋，则此书当为晋以后人作。”<sup>7)</sup>这样的推论并不正确。段玉裁《古文尚书撰异》卷一、胡玉缙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》卷四二、陶宪曾《灵华馆从稿·神异经辑校序》、余嘉锡《四库提要辨证》卷一八均留意到一条材料：《左传》文公十八年孔颖达疏曰：“服虔按：《神异经》云：梼杌，状似虎，毫长二尺，人面虎足猪牙，尾长七八尺，能斗不退。”<sup>8)</sup>服虔是东汉末年人，已引《神异经》注释《左传》，可见《神异经》至迟当产生于东汉灵帝之前。李剑国《唐前志怪小说史》（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5月版）第三章又补充了若干考证材料，推测《神异经》“出于西汉成、哀前后”。<sup>9)</sup>可备一说。

《神异经》有注，《水经注》卷一《河水注》称“张华叙东方朔《神异经》”，《齐民要术》卷一〇引《神异经》并张茂先（按：张华字茂先）注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称张华注。昔人多疑张华注亦系伪托，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、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、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。李剑国《唐前志怪

3) [汉]班固：《汉书》卷六十五，第2874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4。

4) [宋]陈振孙：《直斋书录解题》，第315页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。

5) [明]胡应麟：《少室山房笔丛》，第60页，上海：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1。

6) [清]永瑢等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第1206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5。

7) 鲁迅：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第16页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。

8) [周]左丘明传；[晋]杜预注；[唐]孔颖达正义：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卷二十，第668页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0。

9) 李剑国：《唐前志怪小说史》，第153页，天津：南开大学出版社，1984。

小说史》则以为：“《西荒经》西方山中有蛇名率然条，张华注云：‘会稽常山最多此蛇。《孙子兵法》‘三军势如率然’者也。’与《博物志》卷三‘常山之蛇名率然’云云全合。又‘鹄国’条注云‘陈章与齐桓公论小儿’。《御览》卷三七八引《博物志》逸文详记此事，与注文正相吻合。此皆可证注出张华之手。”<sup>10)</sup>

《神异经》今本一卷，与《隋志》地理类、《日本国见在书目》土地家、《文献通考》小说家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小说家著录相同。《旧唐志》地理类、《新唐志》道家类、《崇文总目》地理类、《中兴书目》小说家、《宋史·艺文志》小说家、《通志》传记冥异类及地理方物类均析为二卷。通行本据其条数多寡可分为两类：一为五十八则本，如明何允中《广汉魏丛书》本、清陶珽《说郛》本、王谟《增订汉魏丛书》本、马俊良《龙威秘书》本、民国王文濡《说库》本、扫叶山房《百子全书》本；一为四十七则本，如胡文焕《格致丛书》本，《四库全书》所采即为此本。又张宗祥校明本《说郛》卷六五、民国吴曾祺《旧小说》甲集节选十五则。陶宪曾《神异经辑校》辑佚文九条，清王仁俊辑有佚文一卷，载于《经籍佚文》。

## 《十洲记》

《十洲记》，旧题东方朔撰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史部地理类著录一卷，题东方朔撰。其后史志书名多有异。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史部地理类、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子部道家类作《海内十洲记》，《宋史·艺文志》子部道家类作《十洲三岛记》，其他如《云笈七签》作《十洲三岛》，《道藏精华录》作《海内十洲三岛记》等。此书刘向别录不载，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所列朔书中未见此作，题东方朔撰，不可信。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于小说家类。

10) 李剑国：《唐前志怪小说史》，第153页，天津：南开大学出版社，1984。

关于《十洲记》的产生年代，有两种主要的说法：第一，以为系六朝人伪作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共列举了三条证据：魏齐王芳始改芳林园为华林园，汉武帝时怎么会有华林园之称呢？卫叔卿是《神仙传》中的仙人之一，《十洲记》既然引有卫叔卿事，当产生于《神仙传》之后。《汉武内传》中有《五岳真形图》，《十洲记》提及此书，当产生于《汉武内传》之后。但这三条证据都并非确凿无疑。《十洲记》记天汉三年“武帝幸华林园射虎”，《太平御览》卷七六六引作“帝幸上林苑射虎”，<sup>11)</sup>《续谈助》本亦作上林苑，可证今本华林园乃上林苑之讹。上林苑本秦宫苑，武帝建元三年重修，在长安以西，不在洛阳。又卫叔卿为汉武帝时人，《十洲记》采其传闻，不一定从《神仙传》取材；《五岳真形图》本神仙家编造的神仙图经，流行很早，并不始于《汉武内传》，不能因《汉武内传》中有《五岳真形图》，遂以为《十洲记》出于其后。参见李剑国《唐前志怪小说史》第三章有关考证。第二，或疑《十洲记》出于魏晋之前。宋晁载之《十洲记·跋》云：“朔虽多怪诞诬欺，然不至于著书妄言若此之甚，疑后人借朔以求信耳。然李善注《文选》郭景纯《游仙诗》，已云东方朔《十洲记》曰：‘臣故韬隐逸而赴王庭，藏养生而侍朱门矣。’则此书亦近古所传也。（景纯《游仙诗》曰：‘朱门何足荣，未若托蓬莱。’善之注如此；其后又曰：‘圆丘有奇草，钟山出灵液。’善之注曰：‘东方朔《十洲记》言：“海外有钟山，自生千岁芝及神草；灵液，谓玉膏之属也。”’若景纯所言果以此，则此书诚出于晋魏之前矣。）”<sup>12)</sup> 所谓“晋魏之前”，即汉代。《十洲记》或为东汉人所作，亦未可知。

《十洲记》，今本一卷，与前人著录相同，主要传本有宋张君房《云笈七签》本及《道藏》《顾氏文房小说》《广汉魏丛书》《龙威秘书》诸本。

11) [宋] 李昉等：《太平御览》卷七百六十六，第 751 页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。

12) [宋] 晁载之：《续谈助》卷一，第 6 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5。

## 《汉武故事》

《汉武故事》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史部旧事类著录，作《汉武帝故事》，二卷，不题撰人。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作《汉武故事》，列入故事类，《崇文总目》杂史类著录五卷，题班固撰。晁载之《续谈助》卷一《洞冥记·跋》引初唐张柬之语曰：“王俭造《汉武故事》。”<sup>13)</sup>同书卷三《汉武故事·跋》又云：“世所传班固所撰《汉武故事》，其事与《汉书》时相出入而文不逮，疑非固所撰也。”<sup>14)</sup>其后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卷九传记类亦云：“世言班固撰。唐张柬之《书洞冥记后》云：《汉武故事》，王俭造。”<sup>15)</sup>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·九流绪论下》用晁氏说：“《汉武故事》，称班固撰，诸家咸以王俭造。考其文颇衰茶，不类孟坚，是六朝人作也。”<sup>16)</sup>《四库全书》列入小说家类异闻之属，一卷，提要并列班固、王俭二说：“《汉武故事》一卷，旧本题汉班固撰。然史不云固有此书，《隋志》著录于史部“旧事”类中，亦不云固作。晁公武《读书志》引张柬之《洞冥记跋》，谓出于王俭。唐初去齐、梁未远，当有所考也。”<sup>17)</sup>

《汉武故事》为班固所撰的说法缺少依据。《汉武故事》中有云：“女子长陵徐氏，号仪君，至今上元延中，已百三十七岁矣，视之如童女……京中好淫乱者争就之。翟丞相奏坏风俗，请僇尤乱甚者。今上弗听，乃徙女子于燉煌，后遂入胡，不知所终。”<sup>18)</sup>元延是汉成帝年号，班固系东汉人，时代远不相及，怎么可能称“成帝”为“今上”呢？黄廷鉴《第六弦溪文钞》卷

13) [宋] 晁载之：《续谈助》卷一，第16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5。

14) [宋] 晁载之：《续谈助》卷三，第69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5。

15) [宋] 晁公武：《郡斋读书志》，第243页，南京：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88。

16) [明] 胡应麟：《少室山房笔丛》，第285页，上海：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1。

17) [清] 永瑢等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第1206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5。

18) [汉] 班固：《汉武故事》，见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》第1042册，第286页，台湾：商务印书馆，1983。

三《重辑汉武故事又跋》则以为：“疑此书本成、哀间人所记，而孟坚修《汉书》时所尝采录者……而后人复有附益。”<sup>19)</sup>

王俭的著作权也一再受到质疑。姚振宗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云：“按此书为葛稚川家所传，而诸家著录皆不考其所始。六朝人每喜抄合古书，而王俭有《古今集记》。疑俭抄入《集记》中，故张柬之以为王俭造，殆亦不探其本意为之说欤？”<sup>20)</sup>游国恩《居学偶记》云潘岳《西征赋》已用汉武帝微行折谷事，远在王俭之前，“则《汉武故事》即不出于班氏，至晚当亦建安、正始间人所作”（《文史》第五辑）。<sup>21)</sup>游氏将《汉武故事》定为东汉作品，较为稳妥。

《汉武故事》撰人还有葛洪一说。孙诒让《札逐》卷十一据《西京杂记》序，考为葛洪依托。其说云：“《西京杂记》葛洪序：‘洪家复有《汉武帝禁中起居注》一卷，《汉武故事》一卷，世人希有之者。今并五卷为一帙，庶免沦没焉。’”<sup>22)</sup>按此书（指《西京杂记》）确为稚川所假托。《汉武帝禁中起居注》《汉武故事》盖亦同，故序并及之。《抱朴子·论仙篇》引《汉武帝禁中起居注》说李少君事，与今本《汉武帝内传》末附《李少君传》略同。（自注云：《道藏》本作外传，此从晁载之《续谈助》校。）张柬之《洞冥记·跋》云：“昔葛洪造《汉武内传》《西京杂记》。”（自注云：今本《洞冥记》无，此跋亦见《续谈助》）疑《内传》即《起居注》，后改题今名。《汉武故事》似亦即今所传本。盖诸书皆出稚川手，故文亦互相出入也。”<sup>23)</sup>此说无坚实证据，存疑待考。

《汉武故事》本二卷，后散佚甚多。今存《古今说海》本、《历代小史》本、《古今逸史》本、《说库》本均为一卷；《粤雅堂丛书》本、《十万卷楼丛

19) [清] 黄廷鉴：《第六弦溪文钞》，第 57 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5。

20) [清] 姚振宗撰；刘克东，董建国，尹承整理：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卷十六，第 691 页，北京：清华大学出版社，2014。

21) 游国恩：《居学偶记》，见中华书局编辑部编：《文史》第 5 辑，第 125 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8。

22) 无名氏撰，[晋] 葛洪撰：《燕丹子西京杂记》附录，第 45 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5。

23) [清] 孙诒让，雪克，陈野点校：《札逐》，第 569 页，济南：齐鲁书社，1989。

书》本、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无卷数。《问经堂丛书》作二卷。另有鲁迅《古小说钩沉》辑本等。

## 《汉武内传》

《汉武内传》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杂传类著录，三卷，不著撰人。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作《汉武帝传》二卷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同，列入道家类神仙之属。皆不署撰人。《郡斋读书志》卷九云“不题撰人”，<sup>24)</sup>《宋志·艺文志》云“不知作者”，<sup>25)</sup>《续谈助》《类说》亦不著名氏。然明清诸本大都题班固撰，也许是因误传班固作《汉武故事》，连类而及《内传》。故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曰：“旧本题汉班固撰……不知何据。”<sup>26)</sup>明道士白云霁《道藏目录详注》卷一作“东方朔述”，<sup>27)</sup>亦不知何据。另外还有葛洪撰一说。《续谈助》本晁载之跋引张柬之《洞冥记跋》，谓晋葛洪撰。孙诒让《札瘥》卷十一谓《汉武内传》即《汉武帝禁中起居注》，出葛洪依托。余嘉锡《四库提要辨证》亦从其说，并提供了另一例证：“日本人藤原佐世《见在书目》杂传内，有《汉武内传》二卷，注云‘葛洪撰’。佐世书著于中国唐昭宗时，是必唐以前目录书有题葛洪撰者，乃得据以著录。是则张柬之之言，不为单文孤证矣。（佐世于《洞冥记》仍题郭子横撰，不用柬之之说，故知其于此书题葛洪，必别有所据也。）”<sup>28)</sup>

关于《汉武内传》的产生时代，有四种主要的推测：一、齐、梁年间。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·四部正讹下》：“《汉武内传》，不著名氏，详其文体，是六朝人作，盖齐、梁间好事者为之也。”<sup>29)</sup>据文字风格立论，与从事考据

24) [宋]晁公武：《郡斋读书志》，第243页，南京：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88。

25) [元]脱脱等：《宋史·艺文志》，第5110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7。

26) [清]永瑢等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第1206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5。

27) [明]白云霁：《道藏目录详注》，见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》第1061册，第652页，台湾：商务印书馆，1983。

28) 余嘉锡：《四库提要辨证》卷十八，第1132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。

的人思路不同。二、魏晋年间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：“其文排偶华丽，与王嘉《拾遗记》、陶宏景《真诰》体格相同。考徐陵《玉台新咏序》，有‘灵飞六甲，高擅玉函’之句，实用此传‘六甲灵飞十二事，封以白玉函’语，则其伪在齐、梁以前。又考郭璞《游仙诗》，有‘汉武非仙才’句，与传中王母所云‘殆恐非仙才’语相合。葛洪《神仙传》所载孔元方告冯遇语，与传中称‘受之者四十年传一人，无其人，八十年可顿受二人；非其人谓之泄天道，得其人不传是谓蔽天宝’云云相合。张华《博物志》载‘汉武帝好道，西王母七月七日漏七刻，乘紫云车来’云云，与此传亦合。今本《博物志》虽真伪相参，不足为证，而李善注《文选·洛神赋》已引《博物志》此语，足信为张华之旧文。其殆魏、晋间文士所为乎？”<sup>30)</sup>三、东晋以后。钱熙祚《〈汉武帝内传〉校勘记》：“书中年月日名，依附本纪，其论神仙服食及《五岳真形图》，四十年一传，与《抱朴子》《仙药》《遐览》诸篇相涉，首记景帝梦赤彘事，即《洞冥记》之文，若欲与《汉武故事》‘景帝梦高祖曰：王美人得子当名为彘’互证者。又《御览》引渐台神屋等五条，亦绝似《洞冥记》。大约东晋以后，浮华之士，造作诞妄，转相祖述，其谁氏所作，不足深究也。”<sup>31)</sup>四、东汉末年。李剑国《唐前志怪小说史》第三章：“汉时，武帝、西王母传说十分盛行，《汉武故事》《洞冥记》《十洲记》都以此为主要内容。《内传》全书系敷衍、增饰《汉武故事》中武帝会王母诸事，其景帝梦赤彘事，又抄《洞冥》文而稍作改易，文中又用《十洲记》上元夫人及十洲之说，是则在《故事》《洞冥》《十洲》后。《博物志》卷八记武帝会王母事，兼采《故事》和《内传》，中若‘武帝好仙道，祭祀名山大泽以求神仙之道’，‘此桃三千年一生实’，‘东方朔从殿南牖朱鸟牖中窥母’，‘尝三来盗吾此桃’诸语，皆出《汉武内传》，惟文字小异。《博物志》皆取古书旧说，是则《内传》极可能出于东汉末。”<sup>32)</sup>

29) [明]胡应麟：《少室山房笔丛》，第318页，上海：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1。

30) [清]永瑢等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第1206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5。

31) [汉]班固；[清]钱熙祚校：《汉武帝内传》，第37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5。

《汉武内传》，或称《武帝内传》《汉武帝传》《汉武帝内传》《汉孝武内传》。其版本凡二种：一为《道藏》本，一为《广汉魏丛书》本。《道藏》本题作《汉武帝内传》，较为完备，《道藏举要》载此本，钱熙祚《守山阁丛书》，亦出此本，并附校勘记及佚文二十一则。《广汉魏丛书》本系从《太平广记》卷三录出，《五朝小说》《说郛》《增订汉魏丛书》《龙威秘书》《墨海金壶》等皆收此本。又《续谈助》卷四抄《汉孝武内传》六则，情事多为今本所不载，可补阙佚。

## 《汉武洞冥记》

《汉武洞冥记》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杂传类著录，一卷，题郭氏撰。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传记类作郭宪《洞冥记》四卷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道家类作郭宪《汉武帝别国洞冥记》四卷。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小说类著录《洞冥记》四卷，拾遗一卷，云：“东汉光禄大夫郭宪子横撰。题《汉武别国洞冥记》，其别录又于《御览》中抄出。然则四卷亦非全书也。”<sup>33)</sup>《崇文总目》《通志》作一卷，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作五卷。《四库全书》列入小说家类异闻之属，云：“《汉武洞冥记》四卷，旧本题后汉郭宪撰。”<sup>34)</sup>

前人多疑《汉武洞冥记》非郭宪所作。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·四部正讹下》：“《洞冥记》四卷，题郭宪子横，亦恐赝也。宪事世祖，以直谏闻。忍描饰汉武、东方事，以导后世人君之欲？且子横生西京末，其文字未应遽尔，盖六朝假托，若《汉武故事》之类耳。（《后汉书》宪列方技类，后人盖缘是托之。）”<sup>35)</sup>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：“考范史载，宪初以不臣王莽，至焚其所赐之衣，逃匿海滨。后以直谏忤光武帝，时有‘关东觥觥郭子横’之语，

32) 李剑国：《唐前志怪小说史》，第201页，天津：南开大学出版社，1984。

33) [宋]陈振孙：《直斋书录解题》，第316页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。

34) [清]永瑢等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第1207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5。

35) [明]胡应麟：《少室山房笔丛》，第318页，上海：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1。

盖亦刚正忠直之士，徒以濮酒救火一事，遂抑之方术之中。其事之有无，已不可定；至于此书所载，皆怪诞不根之谈，未必真出宪手。又词句缛艳，亦迥异东京，或六朝人依托为之。”<sup>36)</sup> 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亦曰：“《洞冥记》称宪作，实始于刘昫《唐书》，《隋志》但云郭氏，无名。六朝人虚造神仙家言，每好称郭氏，殆以影射郭璞，故有《郭氏玄中记》，有《郭氏洞冥记》。”<sup>37)</sup> 惟李剑国《唐前志怪小说史》以为郭宪作《洞冥记》不应有疑。

余嘉锡《四库提要辨证》考《洞冥记》实为梁元帝所作。其言曰：“宋晁载之《续谈助》卷一，录《洞冥记》廿余条，载之跋云：‘张柬之言随其父在江南拜父友孙义强、李知续，二公言似非子横所录。其父乃言后梁尚书蔡天宝《与岳阳王启》，称湘东昔造《洞冥记》一卷，则《洞冥记》梁元帝所作。其后上官仪《应诏诗》中用影娥池，学士时无知者。祭酒彭阳公令狐德棻召柬之等十余人，问此出何书。柬之对在江南见《洞冥记》云：汉武穿影娥池于望鹤台西。于是天下学徒无不缮写。而寻刘歆（案郭宪后汉人，即令此书真出于宪，安得著录于刘歆《七略》，此语殊误。）阮籍（案“籍”字误，当作“阮孝绪”。）《七略》，了无题目。贞观中，撰《文思博要》《艺文类聚》，紫台丹笥之秘，罔不咸集，亦无采掇。则此书伪起江左，行于永祯，明矣。昔葛洪造《汉武内传》《西京杂记》，虞义造《王子年拾遗录》，（王嘉著《拾遗录》，见于《晋书·艺术传》及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。此云虞义造，未知何据。）王俭造《汉武故事》，并操觚凿空，恣情迂诞。而学者耽阅，以广闻见，亦各有志，庸何伤乎？案柬之所称湘东所造《洞冥记》一卷，而此分为四。然则此书亦未知定何人所撰也。’据其所考，则此书出于六朝人依托，非郭宪所撰，唐人已言之矣。其所引蔡天宝《与岳阳王启》，唐去六朝不远，必无舛误。惟蔡天宝应作蔡大宝，《周书》《北史》均附见《萧簪传》，尝为簪使江陵见元帝，令注所制《玄览赋》。岳阳即簪也。大宝叙其耳目所闻见，

36) [清] 永瑢等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第 1207 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5。

37) 鲁迅：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第 20 页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。

其言最可征信，然则此书实梁元帝作也。（顷见苏时学《爻山笔话》卷七云：后梁尚书蔡天宝《上岳阳王启》言湘东昔造《洞冥》一卷。按天宝与湘东同时，而所言若此，必非妄谈。然则今之《洞冥记》实出梁元帝手，而藉名郭宪云。）载之乃以卷数不合为疑。不知《隋志》著录原止一卷，今分为四者，后人所析耳。元帝《金楼子·著书篇》，备载平生著作，无此书之名，则以既托名郭宪，不可复自名以实其伪也。”<sup>38)</sup> 所考较为可信。

《洞冥记》，又称《汉武洞冥记》《汉武帝别国洞冥记》《别国洞冥记》《汉武帝列国洞冥记》等。通行版本有《顾氏文房小说》《古今逸史》《汉魏丛书》《龙威秘书》《道藏精华录》《说库》等本。凡六十条，分四卷。明陈继儒《宝颜堂秘笈》本，条目与上述诸本相同，但合为一卷。《续谈助》本亦为一卷，条目分合及文句多异于通行本。《类说》《五朝小说》《说郛》《旧小说》等节抄此书而条目多寡不等。

## 《西京杂记》

《西京杂记》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史部旧事类著录，二卷，不题撰人。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作一卷，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作二卷，均列入故事类，《新唐书》又互见地理类，题葛洪撰。《郡斋读书志》杂史类著录，云：“江左人或以为吴均依托为之。”<sup>39)</sup>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传记类著录作六卷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入故事类，六卷。《四库全书》始列入小说家类杂事之属，因六卷本葛洪跋称此书系抄辑刘歆《汉书》而成，故总目提要兼题刘歆、葛洪姓名，“以存其旧”。<sup>40)</sup>

关于此书作者，主要有三说，即刘歆说、葛洪说、吴均说。

刘歆说的依据是葛洪《西京杂记·跋》：“洪家世有刘子骏《汉书》一百

38) 余嘉锡：《四库提要辨证》卷十八，第1135—1137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。

39) [宋]晁公武：《郡斋读书志》，第171页，南京：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88。

40) [清]永瑢等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第1182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5。

卷，无首尾题目，但以甲乙丙丁纪其卷数。先公传之。歆欲撰《汉书》，编录汉事，未得缔构而亡，故书无宗本，止杂记而已，失前后之次，无事类之辨。后好事者以意次第之，始甲终癸为十帙，帙十卷，合为百卷。洪家具有其书，试以此记考校班固所作，殆是全取刘氏，有小异同耳。并固所不取，不过二万许言，今抄出为二卷，名曰《西京杂记》。”<sup>41)</sup> 但刘歆的著作权自宋以来即受到强有力质疑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说：“向、歆父子亦不闻其尝作史传于世。使班固有所因述，亦不应全没不著也。”<sup>42)</sup> 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说：“歆始终臣莽，而此书载吴章被诛事，乃云章后为王莽所杀，尤不类歆语。又《汉书·匡衡传》‘匡鼎来’句，服虔训鼎为当，应劭训鼎为方。此书亦载是语，而以鼎为匡衡小名。使歆先有此说，服虔、应劭皆后汉人，不容不见，至葛洪乃传。是以陈振孙等皆深以为疑。”<sup>43)</sup> 余嘉锡《四库提要辨证》说：“《汉书》者，固所自名。断代为书，亦固所自创。今洪序乃谓刘歆所作，已名《汉书》，是并《叙传》所言，亦出于刘歆之意，而固窃取之矣。此必无之事也。况文帝以代王即位，明见《史记》，此何等大事，岂有传讹之理？刘歆博极群书，以汉人叙汉事，何至误以文帝为太子？（见卷三）故葛洪序中所言，刘歆《汉书》之事，必不可信，盖依托古人以自取重耳。至其中间所叙之事，与《汉书》错互不合，有不仅如《提要》所云者。明焦竑《笔乘》续集卷三云：‘《西京杂记》，是后人假托为之。其言高帝为太上皇，思乐故丰，放写丰之街巷屋舍，作之栎阳，冀太上皇见之如丰然，故曰新丰。然《史》记汉十年，太上皇崩，诸侯来送葬，命酈邑曰新丰。改酈邑为新丰，在太上皇既葬之后，与《杂记》所言不同。’此事与《史》《汉》显相刺谬，不仅小有异同矣。”<sup>44)</sup> 考证详密，结论是可信的。

葛洪说在三种说法中占主导地位。此说始于唐代。宋晁公遡载之《续谈助》

41) 无名氏撰，〔晋〕葛洪撰：《燕丹子 西京杂记》附录，第45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5。

42) [宋]陈振孙：《直斋书录解题》，第196页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。

43) [清]永瑢等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第1182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5。

44) 余嘉锡：《四库提要辨证》卷十八，第1012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。

卷一《洞冥记跋》引张柬之之言云：“昔葛洪造《汉武内传》《西京杂记》。”<sup>45)</sup> 刘知几《史通·杂述篇》云“葛洪《西京杂记》”。<sup>46)</sup> 段成式《酉阳杂俎·动植篇》载葛洪（稚川）就上林令鱼泉问草木名，今在此书第一卷中。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载毛延寿画王昭君事，亦引为葛洪《西京杂记》。但葛洪的著作权也一再受到质疑。理由有三：一是宋黄伯思《跋西京杂记后》说：“按《晋史》，葛未尝至长安，而晋官但有华林令，而无上林令，其非稚川决也。”<sup>47)</sup> 二是宋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说：“按洪博闻深学，江左绝伦，所著书凡五百卷，本传具载其目，不闻有此书。”<sup>48)</sup> 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也说：“今考《晋书·葛洪传》，载洪所著有《抱朴子》《神仙》《良吏》《集异》等传，《金匮要方》《肘后备急方》并诸杂文，共五百余卷，并无《西京杂记》之名。则作洪撰者自属舛误。”<sup>49)</sup> 对这两点质疑，余嘉锡《四库提要辨证》曾予以反驳：“此书盖即抄自百家短书，洪又以己意附会增益之，托言家藏刘歆汉史，聊作狡狯，以矜奇炫博耳。”<sup>50)</sup> 故葛洪虽未尝至长安，却并不妨碍他从“东晋以前古书”中抄入种种与长安有关的掌故。葛洪著书，“多至三百余卷，其书当有数十种，既非切要，而必胪列不遗，史家亦无此体。未可遽执本传所无，遂谓非洪所作也。”<sup>51)</sup> 第三点质疑由清卢文弨《新雕西京杂记缘起》提出：“书中称‘成帝好蹴鞠，群臣以为非至尊所宜，家君作弹棋以献’，此歆谓向家君也。洪奈何以一小书之故，至不憚父人之父，求以取信于世也邪？”<sup>52)</sup> 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认为卢文弨所说不能构成否定葛洪著作权的理由，因为“既托名于歆，则模拟歆语，固亦理势所必至矣”。<sup>53)</sup> 余嘉锡和鲁迅的意见可以作为定论。

45) [宋]晁载之：《续谈助》卷一，第16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5。

46) [唐]刘知几撰；[清]浦起龙释：《史通通释》卷十，第274页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8。

47) [宋]黄伯思：《东观余论》卷下，第79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1。

48) [宋]陈振孙：《直斋书录解题》，第195—196页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。

49) [清]永瑢等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第1182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5。

50) 余嘉锡：《四库提要辨证》卷十八，第1013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。

51) 余嘉锡：《四库提要辨证》卷十八，第1009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。

52) 无名氏撰，[晋]葛洪撰：《燕丹子·西京杂记》附录，第48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5。

吴均说的依据见于段成式《酉阳杂俎·语资篇》：“庾信作诗，用《西京杂记》事，旋自追改曰：‘此吴均语，恐不足用也。’”<sup>54)</sup> 吴均的著作权已为多数学者否认。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说：“所谓吴均语者，恐指文句而言，非谓《西京杂记》也，梁武帝敕殷芸撰《小说》，皆抄撮故书，已引《西京杂记》甚多，则梁初已流行世间，固以葛洪所造为近是。”<sup>55)</sup> 李慈铭《孟学斋日记》乙集，考明吴均精通史学，而《西京杂记》中却多有与《史记》《汉书》所载不合的情形，足见此书非吴均作。余嘉锡等学者亦否认吴均的著作权。

另外，《南史·竟陵文宣王子良传》载：“(萧)贲，字文奂，子良子，好著述，尝著《西京杂记》六十卷。”<sup>56)</sup> 或以为即今本《西京杂记》六卷之讹，或以为萧贲所著系另一本同名书。美国学者倪豪士认为《西京杂记》为萧贲所作，其论文摘要见《文学遗产》1994年第5期。

《西京杂记》的通行本为六卷。现存明刻本以嘉靖壬午野竹斋刊本为最早，嘉靖壬子孔天胤刊本次之，明清诸丛书中，以清乾隆间抱经堂本最为精审。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程毅中点校本，附录《版本序跋》《书目著录》，颇便阅读。

## 《赵飞燕外传》

《赵飞燕外传》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皆不著录。《郡斋读书志》传记类著录，一卷：“汉伶玄子撰。茂陵卞理藏之于金縢漆柜。王莽之乱，刘恭得之，传于世。晋荀勗校上。”<sup>57)</sup> 《直斋书录

53) 鲁迅：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第21页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。

54) [唐] 段成式撰；方南生点校：《酉阳杂俎》卷十二，第89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1。

55) 鲁迅：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第21页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。

56) [唐] 李延寿：《南史》卷四十四，第1106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5。

57) [宋] 晁公武：《郡斋读书志》，第250页，南京：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88。

解题》传记类著录，作《飞燕外传》，称“汉河东都尉伶玄子于撰。自言与扬雄同时，而史无所见，或云伪书也。然通德拥髻等事，文士多用之，而‘祸水灭火’一语，司马公载之《通鉴》矣”。<sup>58)</sup>《宋史·艺文志》史部传记类著录一卷，题伶玄撰。《四库全书》列入子部小说家类存目一，作《飞燕外传》，一卷：“旧本题汉伶玄撰。”<sup>59)</sup>

一般认为，此书及伶玄自序并桓谭、荀勗题语，大抵皆出于假托。洪迈《容斋五笔》卷七《盛衰不可常》云：“《飞燕别传》以为伶玄所作，又有玄自叙及桓谭跋语，予窃有疑焉。不惟其书太媿，至云扬雄独知之，雄贪名矫激，谢不与交；为河东都尉，捽辱决曹班躅，躅从兄子彪续司马《史记》，绌子于无所叙录。皆恐不然。而自云：‘成哀之世，为淮南相。’案是时淮南国绝久矣，可昭其妄也。”<sup>60)</sup>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·四部正讹下》云：“《赵飞燕外传》，称河东都尉伶玄撰。宋人或谓为伪书，以史无所见也。”<sup>61)</sup>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考辨甚详，足以成为定论：“其文纤丽，不类西汉人语。序末又称玄为河东都尉时，辱班彪之从父躅，故彪续《史记》不见收录。其文不相属，亦不类玄所自言。后又载桓谭语一则，言更始二年刘恭得其书于茂陵卞理，建武二年贾子诩以示谭。所称理藏之金縢漆柜者，似不应如此之珍贵。又载荀勗校书奏一篇。《中经簿》所录，今不可考，然所校他书，无载勗奏者，何独此书有之？又首尾仅六十字，亦无此体。大抵皆出于依托。且闺帏媿亵之状，嫕虽亲狎，无目击理。即万一窃得之，亦无娓娓为通德缕陈理。其伪妄殆不疑也。晁公武颇信之。陈振孙虽有或云伪书之说，而又云通德拥髻等事，文士多用；而‘祸水灭火’之语，司马公载之《通鉴》。夫文士引用，不为典据；采淖方成语以入史，自是《通鉴》之失。乃援以证实是书，纰缪殊甚。且‘祸水灭火’，其语亦有可疑。”<sup>62)</sup>下引王懋竑《白田杂

58) [宋]陈振孙：《直斋书录解题》，第195页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。

59) [清]永瑢等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第1216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5。

60) [宋]洪迈撰：《容斋随笔》，第598—599页，长沙：岳麓书社，1994。

61) [明]胡应麟：《少室山房笔丛》，第317页，上海：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1。

著·汉火德考》中“前汉自王莽、刘歆之前，未有以汉为火德者”等语，推论道：“漳方成在莽、歆之前，安得预有灭火之说，其为后人依托，即此二语，亦可以见。安得以《通鉴》误引，遂指为真古书哉！”<sup>63)</sup>

关于《赵飞燕外传》的产生时代，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·四部正讹下》说：“文体颇浑朴，不类六朝。”<sup>64)</sup>似乎承认这是汉代作品。但仅从风格着眼，不一定能说服他人，程毅中《古小说简目》就说：“本篇不似汉人文笔。”<sup>65)</sup>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推测“是唐宋人所为”。<sup>66)</sup>周中孚《郑堂读书记》以为“当出于北宋之世”，<sup>67)</sup>可能是错误的。因为，如果是宋人所为，司马光不会信而不疑；且唐人李商隐《可叹》诗有云：“梁家宅里秦宫人，赵后楼中赤凤来。”<sup>68)</sup>“赤凤”指赵飞燕私通的宫奴燕赤凤，足见唐人已熟知这个故事，《赵飞燕外传》的撰写最晚也在唐代。估计是六朝至唐初的作品。

《赵飞燕外传》的明清传本颇多。《顾氏文房小说》《汉魏丛书》作《赵飞燕外传》，《古今逸史》作《赵后外传》，《广汉魏丛书》《龙威秘书》作《飞燕外传》。

## 《杂事秘辛》

《杂事秘辛》一卷，不著撰人姓氏，末有杨慎跋，称“得于安宁州土知州董氏，前有义乌王子充印，盖子充使云南时箧中书也”。<sup>69)</sup>明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十三《妇人弓足》云：“此书本杨用修伪撰，托名王忠文得之土酋家者，杨不过一时游戏，后人信书太真，遂为所惑耳。”<sup>70)</sup>胡震亨、

62) [清]永瑢等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第1216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5。

63) [清]永瑢等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第1216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5。

64) [明]胡应麟：《少室山房笔丛》，第317页，上海：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1。

65) 程毅中：《古小说简目》，第37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1。

66) 鲁迅：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第23页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。

67) [清]周中孚：《郑堂读书记》，第1244页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59。

68) [唐]李商隐撰；刘学锴，余恕诚著：《李商隐诗集解》，第1931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4。

69) [明]杨慎：《汉杂事秘辛》，第1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1。

姚士粦二跋，辨其与史实舛谬之处甚详，然未断为赝作。《四库全书》著录一卷，不著撰人姓氏，称“其文淫艳，亦类传奇，汉人无是体裁也。”<sup>71)</sup>李慈铭《越缦堂读书记》谓“描写吴灼审视一段，自是六朝佳致，唐人小说，高者间有及之。升庵深于六朝，故能最其隽永，不足致疑”。<sup>72)</sup>周中孚《郑堂读书记》“谓此书即升庵谪居云南时所伪作”。<sup>73)</sup>

杨慎（1488—1559年），字用修，号升庵。新都（今属四川）人。正德进士，授翰林修撰。嘉靖甲申，因议大礼谪戍云南永昌，投荒三十余年。愤激自放，曾醉后胡粉傅面，绾髻插花扮丫环，游行城市。其诗少见知于李东阳，得其指授颇多。所作以六朝、晚唐为宗，渊博靡丽，不满于前七子专主盛唐的主张。又能作文、词及散曲。其论古考证之作，范围极广，舛错亦多。著作多达一百余种，为明代之首。后人辑有《升庵集》。散曲集有《陶情乐府》。《杂事秘辛》亦出其手，有《广汉魏丛书》《增订汉魏丛书》《龙威秘书》《绿窗女史》《说郛》《五朝小说》诸本，均题《汉杂事秘辛》。“秘辛”二字不可解，当是卷帙甲乙名目。

## 《笑林》

《笑林》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小说类著录：“《笑林》三卷，后汉给事中邯郸淳撰。”<sup>74)</sup>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同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谐隐》篇说：“魏文因俳说以著笑书。”<sup>75)</sup>姚振宗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卷三十二谓“笑书或即是书，淳奉诏所撰者”。<sup>76)</sup>宋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卷七云：

70) [明]沈德符撰：《万历野获编》，第599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9。

71) [清]永瑢等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第1216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5。

72) [清]李慈铭：《越缦堂读书记》，第873页，上海：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0。

73) [清]周中孚：《郑堂读书记》，第1244页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59。

74) [唐]魏徵等：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，第1011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3。

75) 王利器校笺：《文心雕龙校证》，第102页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。

76) [清]姚振宗撰；刘克东，董建国，尹承整理：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卷三十二，第1289页，北京：清华大学出版社，2014。

“秘阁有《古笑林》十卷，晋孙楚《笑赋》曰：‘信天下之笑林，调谑之巨观。’《笑林》本此。”<sup>77)</sup>可见此书赵宋时尚存，至卷帙由三卷扩充为十卷，或有后人附益。清人马国翰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辑有《笑林》佚文，其《笑林序》说：“此书皆记可笑之事，隋、唐志并三卷，今从《艺文类聚》《太平御览》及《广记》诸书辑录为二十六条。”<sup>78)</sup>鲁迅《古小说钩沉》辑录二十九条。王利器辑录《历代笑话集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），据马氏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本移录，并据鲁迅《古小说钩沉》补录马氏未辑诸条于后。

关于《笑林》的作者，研究者大都以史志为据，认为此书为邯郸淳所作。唐长孺则认为《笑林》当为晋灭吴后，晋人所为。他在《读〈抱朴子〉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》（收入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》）中陈述了若干理由：现存类书所见《笑林》佚文，有几条事在邯郸淳身后，淳当不及知。如《艺文类聚》《太平御览》《续谈助》诸书所引“张温使蜀”一条，张温使蜀事在邯郸淳后。又如《艺文类聚》和《太平御览》所引吴人食酪事，《世说新语·排调》和《晋书·陆玩传》均记为陆玩事，邯郸淳亦不应知晓。《笑林》佚文中还有很多晋灭吴后，吴人入洛，因风俗习惯不同而出现的笑话。唐长孺的结论是：“此书当为晋灭吴后北人所写。”<sup>79)</sup>宁稼雨《中国志人小说史》指出：除邯郸淳作有《笑林》外，晋人陆云也有同名著述。依据是宋僧贊宁《筭谱》：“陆云字士龙，为性喜笑，作《笑林》云：‘汉人有适吴，吴人设筭，问是何物。语曰：竹也。归煮其床筭而不熟，乃谓其妻曰：‘吴人齷齪，欺我如此。’’”<sup>80)</sup>宁稼雨推断“今存《笑林》佚文，邯郸淳不可能为者，便应属陆云。至于记汉魏事者，则很难分清为谁所写了。”<sup>81)</sup>此说较为合理。

77) [宋]吴曾：《能改斋漫录》，第184页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9。

78) [清]马国翰辑：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，第2881页，扬州：广陵书社，2004。

79) 唐长孺：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》，第344页，石家庄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0。

80) [宋]僧贊宁：《筭谱》，见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》第845册，第200页，台湾：商务印书馆，1983。

81) 宁稼雨：《中国志人小说史》，第15页，沈阳：辽宁人民出版社，1991。

邯郸淳一名竺，字子叔，颍川（今河南禹县）人。《三国志·王粲传》裴松之注引《魏略》，说他博学多才，“善《苍》、《雅》、虫、篆、许氏字指。初平时（190—193年），从三辅客荆州。荆州内附，太祖素闻其名，召与相见，甚敬异之。时五官将博延英儒，亦宿闻淳名，因启淳欲使在文学官属中。会临淄侯亦求淳，太祖遣淳诣植。植初得淳甚喜，延入坐，不先与谈。时天暑热，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，谓淳曰：‘邯郸生何如邪？’于是乃更著衣帻，整仪容，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，品物区别之意，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，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，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。乃命厨宰，酒炙交至，坐席默然，无与伉者。及暮，淳归，对其所知叹植之材，谓之‘天人’。而于时世子未立。太祖俄有意于植，而淳屡称植材。由是五官将颇不悦。及黄初初（221年），以淳为博士给事中。淳作《投壶赋》千余言奏之，文帝为工，赐帛千匹。”<sup>82)</sup>

---

82) [晋]陈寿：《三国志》卷二十一，第603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1。